

雄牛卧地历沧桑

——介休张兰古镇的历史变迁

□ 陈全

(上接第8版)在中国古代,做工精美的瓷器不仅是实用器皿,更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我国古代帝王将精美的官窑瓷器赏赐有功臣子,现在的古玩界称这样的瓷器叫赏瓶或者赏瓷。在张兰的晋商中也有这样的习俗,很多东家会在年初派人千里迢迢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一些作为家用,还有很多会送给有贡献的掌柜或者伙计。久而久之很多人家开始对瓷器古玩有了很高的鉴赏水平,很多张兰人家中的堂屋里放一支条几,上面摆上朱砂胆瓶、朱砂茶叶罐,放上一座插屏,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富贵和品位。在张兰古镇还有一些特有对文化追求的古玩,像渔樵耕读图,是教育孩子要认真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要不然只能去做工。诸如这些不胜枚举。

张兰的古玩历史中,有三位老人是有特殊贡献的。一位叫朱仓仁,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去世。他在张兰古镇文化类收藏上首屈一指。据他的孙子讲,早年收得一幅古画,就会挂起来细细品味。有时候花了大价钱却发现是赝品,老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画烧掉,绝不会让此等赝品再去骗人。晚年的朱老先生经常以卖藏品为生,据行余书社的俞蕴杰先生讲,他也多次与老先生交流,印象非常深。第二位叫姬老二,此人叫姬兴泰,1976年去世。听父辈讲,他九岁就到平遥一古玩店学习做生意,对古玩的鉴定道行非常了得。1949年前在张兰东街开设有“兴隆斋”古玩店,收购玉器、瓷器等古玩,后来公私合营后在张兰供销社工作,退休后经常到收购站帮忙。他在1976年左右曾经卖给山西省文物局在张兰设立的收购点一幅画,经故宫博物院专家修复后,成为了山西省博物院书画类藏品的镇馆之宝,这幅画就是元代王渊的《竹石锦鸡图》。第三位老人叫王道瑞,他是张兰收购站的负责人。在这里介绍几句张兰收购站,这个收购站隶属于张兰供销社,主要业务是收购废品,兼营业务是寄卖古玩。1973年国家文物局恢复建制后,为了收购散落民间的文物古玩,山西文物局通过介休博物馆馆长师延陵联系了张兰收购站,在张兰收购古董玩器。也就是说,张兰收购站的古玩业务是直接面对山西省文物局的。笔者曾经咨询过很多人,这样在村镇一级设立专门的收购古玩的张兰在整个山西仅此一例。在张兰收购站负责的

王道瑞人称老王,从我记忆最初这个收购站就是他负责,老头待人比较生硬,做事有原则,很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步的张兰收古董的人都会向他请教,因此他也是影响张兰古玩的一位长者,张兰人一直把他作为张兰收售古玩的师傅。姬老二也经常在此,王道瑞接到不熟悉古玩经常请姬老二掌眼,据说两人是师徒,但据他人回忆老王一直叫姬老二为“姬掌柜”。这三位老人从清末、民国、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他们见证了百年张兰古镇古玩史,也为今天张兰古玩的启蒙作出了很大贡献。

张兰村单纯的农业经济导致这座千年商业古镇死气沉沉。张兰的最后一座古建筑“市楼”也在1977年夏天拆除殆尽,楼上的琉璃件随意地扔在大队院子里无人看管。当时在介休县博物馆负责的师延陵老师看到可惜,经张兰大队同意,将这些琉璃拉到了后土庙的库房。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新整修袄神楼、后土庙的时候派上了用场,目前一些构建在介休博物馆地下展厅展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张兰古镇暴露出来最为突出的就是吃饭问题。张兰16个生产队有4000多口人,人均耕地不足9分,人多地少,温饱成了问题。人们在饥饿的环境下自然想其他办法,一些有经验、有阅历、有知识的农民开始收售古玩,张兰人称“收古董”的行业开始了暗地的进行。

究竟哪位是张兰收古董的先驱?这个无法考证,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南街的孟天健、北街的田生基是比较早的。孟天健和笔者父亲是好朋友,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述过一些开始时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张兰到板峪的公路边种地,偶遇一个老太太拿着个铜盆,老孟本来就是张兰镇有名商户的子弟,打小见过此类工艺精湛的物件,于是毫不犹豫掏两块钱买了下来,随即转手以8块的价格卖给了平遥的信托商行。偶然的成功使得老孟开始琢磨收售古玩,他用借来的钱作为资金,滚雪球般迅速富了起来。正是在这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人的带领下,很多张兰人跃跃欲试,开始了他们的冒险收古董的生涯。

刚开始收古董的张兰人极少数懂得文物古玩的价值,在他们的心中,只是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因此在他们初期的采购过程中,首先把金银放到了首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于金银买卖是严格限制的。张兰人“投机倒把”的行动也主要在收购金银器上。古代晋商对于金银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一个地区,至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晋中偏远地区

农村的老太太都会带一个金

灿灿的戒指,由此可见一斑。逢年过节婚丧

嫁娶,晋中人都会定制一些特殊的有纪念意义的金银首饰、挂件、玩具以及实用器皿,这是晋中地区特有的风俗,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张兰古玩城的地摊上看到这些精美的金银器。著名古玩鉴赏家邱晓君曾经对我说:晋商很精明,喜欢用耐久性的金银铜作为实用物品,既可以安全使用,又可以在困难时候变卖。张兰周围不缺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买容易,卖的时候就需要有外界的介入了。开始时,张兰人会在张兰收购站出售,后来到平遥介休的信托公司。但国家对金银有着指导价,价位会压得很低,古玩商也只可以获得很低廉的利润。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金银器的收购成为了银行的专利,出售的价格也更加低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外地人走进张兰,他们用高于公家单位的价格买金银器,然后走私贩卖到香港或者外国。张兰的街头开始出现了穿着时尚的红男绿女,他们在一些当地人的带领下游走于张兰村的角角落落,张兰人客气地叫他们“客人”。客人的到来给张兰古玩带来了生机,很多民间的瓷器、玉器、废书烂纸成为了这些客人眼中的抢手货。精明的张兰人发现了这个商机,在扩大收购业务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增加了学习古玩新知识的必要。这时候的高级社虽然没有解散,依旧是大集体下的红旗飘扬,基干民兵在公社干部的指派下轮番在村里巡逻,防止这些投机倒把人员的出没。但没多久也被古玩的暴利所吸引,纷纷投入到了投机倒把的队伍中。

利益驱动原则。在外来客人收购的同时,张兰很多的古玩商不满足于坐地收钱微薄的利润,开始主动出击。据航空航天部退休老干部李臣在《民间寻瓷记事》中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个星期六潘家园鬼市开始前,京城南面的小旅店里都会住满来自山西的古玩商人,他们住着廉价的旅店,啃着自带的干粮,冒着被警察抓捕和地痞流氓敲诈的危险,到这里寻找他们的淘金梦。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张兰人。一夜暴富不再是梦想,看到村里一些穷困潦倒的人家很短时间就可以盖起房子娶起媳妇,“富贵险中求”的思想让他们铤而走险。有些古玩商不满足于普通的古玩,开始到晋南、去陕北,找盗掘古墓的人买卖青铜器,可观的利润使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张兰街头出现了很多暴发户,多年压抑的穷吃节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文化和信仰的缺失加上金钱万能的刺激,让古董客们无所适从。

(下转第10版)

晋中日报
晚报版

9

人文读本

之

话村史

2021.5.28
星期五

编辑

郝成圆

校对

张婧

